

乡土黔北

程 勇

绿色故乡行 (上)

(1)

我的故乡叫高山茶,是个自然组,位于仁怀市五马镇西北一座美丽的山坡之上。这个名字是当年红军二渡赤水经过这里时给命名的。

我回去的时候是五月,天气已经开始炎热。我家住的是木质房子,隔热效果不是很好。抵达的那天已是深夜,无梦也沉,也许是长途坐车太累了。

翌日醒来,走出屋外,忽见葱郁多荫的壁壁拔地而起,峰顶多皱,云层远而宽,沉沉低垂,就在头顶。不一会儿,天空在远处亮起来,释放出一抹淡淡的粉红。积满雨水的洼地像小湖泊,映照着桃树的枝杈。几只喜鹊从门前一棵高大的核桃树枝上飞走,那尾羽摆动得很是耀眼。

村里通了柏油路,就连去到山间的小路也硬化了,雨天一脚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。听到山雀在鸣叫,我的胸腔仿佛变成了乐器,也呐喊起来。叫声里有一种宽厚的精神在呼吸,同时含有一种绿色的隐晦。

紧挨着村口的是一片白茫茫的喀斯特石头。穿过一面高坎,石头在空荡的高地上汇集,形成一种不可思议的漂亮的实体。这里是石头的原形,它在尽情地展现自我。

我往大山深处走去。越往里走,植被越浓密。原先的道路被遮住,有些地方表层的植物被掀开。泥炭土湿润地闪烁着,是野猪挖掘的。云雀啾啾,一飞而起,它的歌声急促地宣告着似乎遥不可及的夏天即将到来。

我已经听到水声了,是从大山深处流下来的溪水,我潜入林内熟悉的静寂。年少的时候,我多次在这里割草。如今,土壤已经不像过去种庄稼时的松软了。低低的草丛里,回心草绿得像香菜,已准备好绽放明黄花朵的菟葵展叶挺立着。树木开始疏朗时,我发现了一具在枯枝、云杉松和蓝黑色泽的野兽粪便之间脱掉的羊角,这是村民养殖

的本地黑山羊打斗时留下的角。退耕还林后,原来光秃秃的山上长满了植被和绿草。村民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,养起了牛和羊。

一阵风划过树冠,火红的日轮透过云层闪现了片刻。它没有投下影子,空气却立即蠢蠢欲动,鸟儿叫得更响了:喜鹊机械地喳喳叫着,斑鸠不知疲倦咕咕地歌唱,知更鸟在抒情地吟唱。走出森林时,一群乌鸦飞了起来,在蓝蓝的上空滑翔,又一次次落下,却从不曾间断嘶哑的叫声。

景色显现出变化,平静而有序。小路左侧,一棵桑树的枝条弯曲着,鸟巢卡在树杈之间,画眉鸟在最里边的树枝上歌唱,清脆好听。黄花柳边泛着夏绿的枝条,银色初生柔黄花在闷热的空气中微微颤抖,它丝滑的皮毛刚刚才剥去粘荚。

坡地的草丛中有个草窝,里边有四枚鸡蛋大小的蛋,白色的蛋壳上透着如月亮表面的纹路,并散发出光芒。不一会儿,一只野鸡叫着飞过来,停在离我五十米远的地方,非常警惕地看着我。它全身呈深灰色,释放出一种纯自然的灰,头部伸得高高望着周围的一切。——我当然不会动它的蛋。

不久后,一群灰棕色、云雀般大小的鸟儿飞过高粱地,一次聚拢休息,又因最轻微的干扰一哄而散。前方一片草地上,寻着叽叽喳喳的声音望去,一群麻雀被晨曦赶出来觅食,细小的腿子在草丛里搔来搔去。

早年间,它们被农药和竹竿捣逼得几乎绝迹。这些年,在艰难的漂泊中,我不知道它们在哪里找到生命的支点,然后用大胆的构思筑巢,生儿育女,繁衍生命。我感慨它们的适应能力——不,是因为环境的重现和恢复,它们才得以重归家园。

(2)

给白色的梨子花深色的内核,给湿漉漉的草丛之下黏土的执着,给金龟子在慢慢爬行中找

到表达,给一只黄蜂沿着带刺的树枝不断攀登,给一朵蓝色的钟状花在风中尽情摇摆,给蚯蚓一个远古时代巨蟒的身躯,给小飞虫一片前行的光亮,给花蝴蝶扇动飞翔的翅膀……

我是这样描摹和勾画这个微型世界的,而故乡的这个世界与外面的那个世界同样阔大。

天空中,一只山鹰正飞翔在移动的云层里,但翅膀一动不动。突然,它一个俯冲,扑腾几下,尖锐声划破宁静。在空间和时间的一次次抖动中,山鹰又起飞了。它像一种图腾,能拉紧我仰望的目光。

太阳依然在故乡这片版画上闪耀。当我的灵魂也在一片版画上慢下来时,会感到有一只温暖的手搭在肩胛上,并说:“有些东西可以重现和恢复,但更多的是靠描摹和勾画。”

是的,那个灰岩坑既是我期待的,又是我恐惧的,因为它有时会被加上翅膀的声音。其实那声音是以喜悦的坠子测量无限深度的,但那时我看到这样的情景,就想着要逃离这深不可测的洞穴,走向无限的广阔。

于是,我带着坚韧不拔的顽强,带着矢志不渝的坚定,朝着一个方向走去。如今回过头看这一路前进的标记,本质上就是一种坚持不懈地向前走的专注。

再看看眼前这些岩坑,它们仿佛被偶然地抛入风景之中。很难想象,一切均为天成,而非精心雕造。从未加工,却已万事具备,纵使变化莫测,依然比人工塑造要美丽得多。

当黄昏放下执念,万物开始虚化,阴和暗的那一面便肆无忌惮地跑出来了。但群山依然如刀削般骨美、曲折,并与闪烁的繁星融合。

夜色紧挨着我,在体内迅速生长。它曾经给我安抚、疗救和按摩,给我氤氲的世外的气息和反思,从而让我爱上故乡夜晚的影影绰绰。

这里的山风绝对是原创的,吸一口气,脸上会释放出光芒。

(1)

盛夏七月底,桐梓县花秋镇岔水村。

沉甸甸的高粱在公路两旁,向人们热情招手。山上山下,绿油油的高粱像一排排的哨兵,对着即将来临的收割严阵以待;山下,红彤彤的高粱迎风摆动,如一幅幅醉红的油画。

在岔水村石炭湾,一大清早,村民郑玉杰一家就开始忙碌起来。最近,他们的心都绷紧在两个简简单单的字上:高粱。

个头不算高但身体健硕的郑玉杰赶紧和暑假归家的小儿子一起,把地里的高粱割了,一背篋一背篋地背回家里,老婆则负责一捆一捆地晾晒。火红、饱满的高粱籽就像他那张火红的脸庞,在雨后温暖的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。

黄昏时分,一家人又把晾晒了一天的籽粒一麻袋一麻袋地装起来。一百六七十斤一袋,捆放在屋檐下,大门口已经有四五袋了。吃了晚饭,他们又把秸秆上的高粱打下来,等待老婆第二天好晾晒。

碧绿的河水像一条玉带,绕着清凉的农家小院。高大的塑料顶棚下,一把一把的秸秆高粱和脱壳的高粱米正在晾晒。塑料顶棚透光透热,可避免雨淋。今年天时好,高粱的丰收已成定局,一家人的脸上溢满幸福。好的一块地,一亩毛收成竟然有六七百斤。将近二十亩地,高扯矮,今年收入两万块不成问题。

(2)

在岔水,不少村民组的高粱已经收割好几天了。

今年的庄稼你都做不好,大红粮你都不收,那就肯定在屋头天天睡大觉!岩洞湾稳重老成的陈心吉口气显得十分肯定。去年,老陈种了十来亩高粱,今年把小叔子的几亩也拿过来一并种了。差不多有近二十亩了。“一家人外出务工,土地不能抛荒撒!”他的话让我们不约而同竖起大拇指。

“今年,村里统一外购的种籽好,耐风吹。只要不是囊(瘦)秆秆,稍微刮点风,就怎么也吹不倒。童主任,明年还要这种种籽哟!”老陈一句满意的话让憨厚务实的村干部童启强连连点头。

在岔水,身着一身迷彩服的童启强是真正的“红学家”。整地、选种晒种、浸种催芽、拌种播种、间苗定苗、病虫害防治、收割……哪一段时间干什么,他都弄得一清二楚。

都说高粱耐旱,但在拔节、抽穗和灌浆的时候,还是需要一定量的水;扬花的时候要注意什么;高粱灌浆后期,80%的高粱籽粒由白色转为红褐色时就可以采收;收割后要及及时脱粒晒干,否则影响品质。

“冲浆、填浆,哪个环节都不能大意!”童启强如是说。

他不但带领当地老百姓种高粱,自己也和村里一班子人,利用金仁桐高速公路修建遗留下来的废旧场,通过几十个日日夜夜的翻整、垒土,如今已种下了80多亩“红缨子”高粱,籽粒坚实饱满,色泽红褐,粒小皮厚,适应性广,耐旱、耐瘠、抗逆性极强,产量也高,千粒重约20克。一季高粱种下来,村集体经济增收三四万元不成问题。

童启强的话语谦虚中饱含信心。

(3)

都说种高粱是懒庄稼,那是哪年的老黄历了。种玉米比起种高粱来要麻烦得多,薅头道薅二道薅三道,最少也要薅两道。高粱就不一样,不薅也有得收;但红粱不用经管,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一亩地产一两百斤,没意思。一定要懂科学用科学。“不要怕花那点种子钱,要及时把钱用在节骨眼上,高粱才有搞头。”

岔水村的红粱一年年增收,老百姓一天天富起来,青山村的李光亮支书看在眼里急在心里。从去年开始,他硬是下了大决心,带动全村7个组290户种植了2600亩“红缨子”,红红的高粱就是红红的票子,你不发展你要干啥子?村支书的语言朴实,但很管用。

这里的土地大多是油沙地。清明播种,七月收割。几个月下来,既不费时又不费力。李支书道出了发展红粱的另一个原因。

是,高粱红了。在桐梓县花秋镇岔水村,红的不只是一粒粒粮食,红的不只是一滴滴汗水,红的是一串串勾起老农满怀希望的惊叹号。饱满的颗粒,就是饱满的希望。是一个人的饱满,也是一个村庄的饱满,更是一串串充满希望的热辣滚烫。

纪实作品

杨子林

岔水村的高粱熟了



鱼泉河戏水

卢祖文 摄